

312071



红楼梦问题讨论集

二
集



紅樓夢問題討論集 二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紅樓夢題討論集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211) 字數：235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10³/₁₆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30000

定價(4) 0.89元

本書出版說明

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方法的批判，自一九五四年九月起，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國各地報紙和刊物上所發表的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文章很多，爲了便於研究，特廣泛選輯其中較重要的文章，出版這個討論集。按時間先後，分集出版。每一集裏面，大致按內容分爲若干類。每一類裏面，按發表時間先後排列。所選的文章，意見看法並不完全一致，有些還存在着原則性的分歧，都有待於進一步充分展開自由討論。

這第二集所選的，是着重批判以「紅樓夢」研究爲突出代表的一般古典文學研究中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方法的文章。除最後一篇外，發表時間是自一九五四年十月到一九五五年二月上半月。最後一篇雖是一九五五年五月發表的，但因其性質和本集所選文章有密切關係，仍收入本集。

目次

堅決開展對古典文學研究中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舒蕪(一)
嚴厲地肅清胡適反動思想在新中國學術界裏殘存的毒害·····	陸侃如(二)
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	何其芳(四)
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唯心觀點的意義·····	魏建功(三四)
爲肅清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資產階級思想而鬥爭·····	程千帆(三九)
我們對於『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意見·····	山東大學教師集體討論(五)
論俞平伯底美學思想底腐朽性及其根源·····	姚雪垠(六四)
論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區別·····	吳富恆(八二)
對『新紅學家』的唯心觀點和形而上學方法的批判·····	潘允中(九〇)
從胡適說到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	孫望(九六)
向誰『抗議』？·····	峻明(一〇三)
我參加『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以後的感想·····	陳友琴(一二〇)
評俞平伯在詞的研究方面的唯心論思想·····	顧學頤(一二〇)

俞平伯的錯誤思想主要表現在哪裏……………劉綬松(二三)

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的又一根源……………張嘯虎(二三)

俞平伯的錯誤文藝思想的一貫性……………蕭山(二九)

俞平伯受了誰的影響……………王文琛(四三)

向『紅樓夢』研究中的頹廢主義作鬥爭……………陳汝惠(四八)

考證引入的迷宮……………若望(七二)

爲什麼不能從大處着眼？……………余冠英(一七)

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王璠(二八)

從『孤本秘笈』談起……………歐小牧(一九)

論考據方法在研究古典文學上的作用和限度……………童書業(四四)

從考證談到紅樓夢的評價問題……………孫昌熙(二六)

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胡念貽(三二)

『新紅學派』的功過在哪裏？……………李希凡(三九)

評『紅樓夢新證』……………褚斌傑(四七)

評『紅樓夢新證』……………李希凡(四五)

評「紅樓夢新證」及其他.....	王知伊(二七〇)
什麼叫做「舊紅學」和「新紅學」.....	唐 駿(二七九)
從王國維到俞平伯.....	鄭朝宗(二九一)
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	俞平伯(三二〇)

堅決開展對古典文學研究中

舒 燕

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李希凡、藍翎兩同志對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方法的批判，已經在文藝界和讀者當中，引起廣泛的、高度的重視。文藝戰線上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又一次嚴重的鬥爭，已由此展開。

三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一直是我們整個文藝運動中最弱的一環。「五四」運動後，以胡適為首的反動資產階級學派，在其奪取整個文藝運動領導權的企圖遭受失敗的時候，立即集中主要力量搶先佔領了古典文學研究這個陣地。三十年來工人階級領導下整個文藝運動的勝利進展，使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思想在其他各方面都站不住腳，儘管它愈失敗愈掙扎，花樣愈多，甚至偽裝成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面貌幾度出現，但每一出現，總是受到迎頭痛擊，愈來愈潰不成軍。只有古典文學研究這個領域，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思想三十年來一直安然保持着統治地位，沒有受到任何重大的打擊。

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思想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這種長時期的統治，阻礙了我們和古典文學遺產之間的通路，一直妨礙着整個文藝運動的前進。解放以來，我們提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研

究古典文學，但沒有首先展開鬥爭，來推翻這個領域內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思想的長期統治。我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的運用，首先就意味着鬥爭，意味着對於一切反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的鬥爭。這樣，就造成近兩三年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思想的泛濫。

應該肯定，一切對古典文學曾經進行過長期專門研究，掌握了較多材料的專家，他們的學識經驗，對於人民是有用的。但也應該坦白指出，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過去在學術思想上都是和以胡適為首的資產階級學派有着長期的直接或間接關係的。解放以後，他們在政治思想上，一般都已經有了進步，人民已經歡迎了他們這方面的進步。但是，在學術思想上，胡適的資產階級反動唯心論的思想却仍然統治着他們的頭腦。

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來是古典文學研究的著名專家之一。他在「紅樓夢」研究方面，一開始就是胡適的忠實追隨者，後來一直是胡適所奠定的反動資產階級的「新紅學」的積極捍衛者和主要繼承者。解放初期，他把三十年前所寫的「紅樓夢辨」改名為「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除了一些文字修改而外，基本論點原封未動。後來，國家出版社整理重印了「紅樓夢」，引起文藝界和廣大讀者研究學習這部偉大的古典文學名著的興趣。可是，大家找不到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或大致在這個方向之下來分析這部作品的論著，就在這個空隙當中，俞平伯先生又有了擴大宣傳並繼續發展其「新紅學」的機會。近來他在幾個報刊上發表了「紅樓夢簡論」等一系列的論文，而解放前三十年中沒有再版一次的「紅樓夢辨」，現在已經以「紅樓夢研究」的新名字行銷到第六版。

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一個最明顯的證據，證明我們過去放棄了古典文學研究的陣地，今天又不經過鬥爭以引導羣衆進入這個長時期被資產階級所佔領的陣地，結果必然是把羣衆送給資產階級反動唯心論思想做俘虜，而且，這樣的做法對於俞平伯先生這樣的專家在學術思想上的進步，也只有害處，沒有任何好處。

羣衆決不願做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俘虜。他們一經覺察到自己已經或將要被俘的處境時，必然要奮起抗爭。儘管文藝界對俞平伯先生近來這樣擴大宣傳並繼續發展其反動的『新紅學』的事實熟視無睹，聽之任之，甚至有時有人還有意無意地幫助他擴大了影響，可是，我們的具有政治敏銳性和對於馬克思主義進行過一定認真學習的青年讀者，以李希凡、藍翎兩同志爲代表，已經向着俞平伯先生的『新紅學』，向着統治了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三十年的胡適派，投出了尖銳的第一槍，可貴的第一槍。我們的文藝工作，我們在文藝戰綫上的思想工作，已經遠落在羣衆的後面，現在再不能不跟着這已經投出的第一槍，追上去，展開鬥爭，向羣衆負起我們的責任。

展開鬥爭的主要方式，是自由討論，自由爭辯。必需歡迎各種不同意見的認真討論和自由提出，儘可能給予這些不同意見以充分展開討論和爭辯的機會。

目前討論的重點，大致是這樣一個問題：『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方法的基本特徵是什麼？

我願意就這個問題，表示一些意見。

從胡適和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的一切論著看來，貫串着一個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把『紅

樓夢」僅僅看作作家曹雪芹個人的事業、個人的東西，而不是一個社會現象、社會存在。這正是資產階級唯心論文藝思想的出發點。

從這一點出發，首先就給研究方法劃下了一個狹小的範圍。胡適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作者究竟是誰，作者的事蹟家世，著書的時代，這書會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紅樓夢考證）這個僅僅以作家個人為中心的「正當範圍」，就把作品產生的社會原因、作品所反映的社會內容、作品所發生的社會效果這些更重大的問題，統統劃到研究範圍之外去。

運用這種孤立的、狹隘的、非社會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作品產生的原因，就只能找到這樣那樣的一些個人原因。胡適說：「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紅樓夢考證）俞平伯先生說：「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紅樓夢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紅樓夢研究）又說：「第二回脂硯齋評也有一句扼要的話：「蓋作者實因鵲鴿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簡單說來，紅樓夢的作意不過如此。」（紅樓夢簡論）這樣一些說法，實質上就是把滿清雍正、乾隆之際複雜的社會矛盾對於作家曹雪芹的巨大的影響、啓示、推動、教育作用一概抹煞，而把「紅樓夢」歪曲為僅僅由作家個人一點身世感歎、戀愛悲歡中產生出來的東西。

運用這種孤立的、狹隘的、非社會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作品的內容，必然要從縮小作品的現實性開始，終於走到否認作品的現實性。胡適說：「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叙傳」，「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叙的書。」（紅樓夢考證）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裏面持有相同的說

法。『紅樓夢』實際上是當時整個社會的巨幅畫面，反映了當時整個封建制度一觸即發的內在危機，而『新紅學派』一開始就力圖把它的現實性限制到作家個人和家庭生活實錄的狹小範圍裏去。這樣還不够。胡適在極力主張『紅樓夢』只是作家個人自叙傳之說同時，已經自相矛盾地引用贊成錢靜方之說：『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與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俞平伯先生在解放以後更加發展了這個反動論點，把書中人物比作象棋中的棋子，合在一起『代表作者』，把作者比作下棋人，而所有棋子的行動『都表現下棋人的心思』（『紅樓夢簡論』）。這樣，就由作家個人和家庭生活的狹小範圍，更進一步縮小成作家個人『與會』所產生的『空中樓閣』，作家個人『心思』擺佈下的一局棋，連作為自叙傳的那一點實錄性質都沒有了。

運用這種孤立的、狹隘的、非社會的研究方法，不但不能正確地認識『紅樓夢』將近兩百年來所發生的巨大的民主性的社會效果，而且根本不從社會效果來考慮問題，只以作家自己的意見，特別是一些消極性的意見作為解釋作家和作品的唯一根據。如果說，今天俞平伯先生所宣傳的『新紅學』較之三十年前在他積極幫助之下由胡適創建起來的『新紅學』有什麼不同，那麼，主要就在於俞平伯先生今天特別發展了這一個標準的唯心論文學批評方法。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示我們：『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衆的動機和被大衆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願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

大衆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九〇頁）

根據毛主席所指示的原則來研究『紅樓夢』，就應該首先把它看作作家曹雪芹的社會實踐，應該首先從它在社會大衆中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來檢驗作家曹雪芹的主觀願望。俞平伯先生所用的方法恰好相反。他說：『從作者自己在書中所說的話，來推測他做書時的態度，這是最可信的。因為除了他自己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了解他意思的。雪芹自序的話，我們再不信，那麼還有什麼較可信的證據？所以依這條途徑走去，我自信不致於迷路的。』（『紅樓夢研究』）俞平伯先生這樣自信的方法，顯然就是只從作家的宣言來推測作家的主觀願望，只從作家的動機來解釋作品，而置作品的社會效果於不顧的方法，標準的唯心論方法。

從社會效果來看，『紅樓夢』主要是引導讀者肯定現實人生的，主要是鼓舞讀者爲爭取愛情和幸福而鬥爭的，而作者某些悲觀消極情緒的流露是次要的。可是，俞平伯先生認爲『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紅樓夢簡論』），認爲『紅樓夢』『強調正面的美人是假的，反面的骷髏才是真的。』（『我們怎樣讀紅樓夢』）這就是說，從俞平伯先生看來，『紅樓夢』主要是引導讀者否定人生，否定愛情和幸福的。他的看法的根據是，書中有一個幻想人物，『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而據說這就是作者的話。

從社會效果來看，『紅樓夢』是通過一個家庭的故事，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真實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矛盾。可是，俞平伯先生說：『主要的對象還是家庭』（『紅樓夢簡論』）。他的根據，又是

『本書屢屢自己說明』（同上）過。

從社會效果來看，『紅樓夢』一向是引導讀者愛黛玉，憎寶釵，愛黛玉那樣與封建秩序格格不入的性格，憎寶釵那樣在封建秩序中如魚得水的性格的。可是，俞平伯先生說：『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紅樓夢研究』）而其所舉出來的『雪芹不肯痛罵寶釵的一個鐵證』，又只是紅樓夢曲引子上的的一句：『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從社會效果來看，『紅樓夢』還不僅在反映了黛玉和寶釵兩種性格的矛盾，表示了作者對兩種性格的愛憎這一意義上，而且在反映了整個生活中的複雜矛盾並一一表示了作者的愛憎這一意義上，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性。可是，自從胡適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紅樓夢考證』）以來，俞平伯先生一直追隨這個說法，到近來還說：『作者底態度，相當地客觀，也很公平的。』（『紅樓夢簡論』）他們這種力圖抹煞『紅樓夢』的傾向性的說法，又是以本書開端『作者自云』那一段爲主要的根據。

以上幾個例子，已足够證明從作家宣言來看作家主觀願望，從作家主觀願望來解釋作品，特別是根據作家主觀願望中消極部分來否定作品的積極的社會效果，這一條方法必然會引向嚴重的錯誤。

俞平伯先生不僅把上述資產階級唯心論方法應用在對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上，而且應用在關於曹雪芹原作八十回和高鶚所續的後四十回的關係的問題上。

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來一貫對高鶚所續的後四十回持否定的態度。這一方面是因為高鶚的續作，基本上正確地發展了前八十回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展開並加強了前八十回中的主要矛盾，使前八十回中作者的傾向性更鮮明地呈現出來，而俞平伯先生恰恰不喜歡這一點。他說：高鶚寫黛玉臨死時和死後「賈氏諸人對於黛玉這樣冷酷，文情似非必要，……到她臨死之時，還如此的沒有心肝，真是出乎情理之外。」從後四十回看寶釵襲人鳳姐都是極陰毒並且討厭的，……單讀八十回本的紅樓夢，我敢斷言右黛左釵底感情，決不會這樣熱烈的。」而一般讀者最受感動的黛玉死在寶玉被騙與寶釵結婚的同時那一段，俞平伯先生恰恰最不满意，認為何必「把事情寫得如此淋漓盡致」，「文筆拙劣，情事荒唐」（『紅樓夢研究』）。這都說明俞平伯先生之所以一貫否定高鶚所續的後四十回，主要並不是爲了續作裏面有某些封建思想流露的部分，而是爲了企圖把矛盾保持在前八十回未充分發展的狀態之下，以便較容易地調和它，掩蓋它。除此而外，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俞平伯先生既是把文學僅僅看作個人的事業而不是社會存在，當然也就不了解，一百多年來作爲一個完整的社會存在、發生巨大的社會效果的『紅樓夢』，正是一百二十回本，這一事實證明羣衆對於後四十回已經批准，證明後四十回中最基本的東西是可以與前八十回相通的東西。俞平伯先生反而強調前後的不可能相通，其理論根據則是資產階級的『個性論』。他說：「作者有他底個性，續書人也有他底個性，萬萬不能融洽的。」（『紅樓夢研究』）這是把文學的基礎建築在抽象的個性上面，而這種個性被抽去了現實社會內容，當然也就無從彼此相通。這種『個性論』，表明俞平伯先生不僅沒有把作品看作社會存在，只看作作家個人的東西，而且也沒有把作家看作社會存在，只看作抽象的『個性』。

俞平伯先生在其『紅樓夢』研究中所運用的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觀點方法的基本特徵，大致就是如此。

俞平伯先生三十年來進行了『紅樓夢』的研究，到今天，實在任何重要問題都沒有解決。這是毫不奇怪的。三十年來，他把『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巨大社會意義不斷抽掉又抽掉，使之僅僅成為曹雪芹個人的抽象的『個性流露』的『好文章』（『紅樓夢研究』），結果，作品和作家一起被他變成根本不可理解的東西。他在一九五〇年寫的『紅樓夢研究』的自序中說：『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糊塗。』這是他的資產階級反動唯心論觀點方法完全破產的自白。

可是，俞平伯先生並不認為是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的問題，倒宣佈所研究的對象是個『夢魘』。這樣一來，就發展到資產階級唯心論最後的一步，陷入神秘主義不可知論的泥潭中去了。他在『紅樓夢簡論』中說：『說句詭辯的話，紅樓夢正因為它太現實了，才寫得這樣太不現實的呵。』這確實完全是句詭辯的話，是不可知論的方法所達到的必然結果。

而這也就說明了，長時期統治着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資產階級反動唯心論思想本身也不是靜止不動的。我們整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工作的進展，將促使它日益增加反動化的程度，日益嚴重地障礙着我們前進。

『紅樓夢』研究中神秘主義不可知論傾向的出現，對於我們是一個嚴重的警號。不能聽任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論思想在古典文學研究中進一步發展其反動的統治，必須及時展開鬥爭，打垮它，

才可能真正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待古典文學遺產的態度和方法。

這是一場思想鬥爭，必然具有廣泛的性質。戰場是在我們每個人的頭腦裏面。參加鬥爭的人愈多，戰場開闢愈廣，就愈能對古典文學研究和其他學術研究中資產階級反動唯心論思想給予有效的、沉重的、勝利的打擊。

——原載「文藝報」一九五四年第二十期